

重瓣粉色木芙蓉



风露清愁

——《红楼梦》中的木芙蓉

撰文 康晓静

《红楼梦》是一部伟大的古典文学巨著，作品诞生于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却闪耀着讴歌女性、为“闺阁昭传”的思想光芒。在作者曹雪芹眼中，美丽易残的花朵和命运多舛的女性一样“红消香断有谁怜”，在写作中常用花木比拟女性的性格和命运，致以敬慕和怜惜之情。在小说中有这样一种花木，既是林黛玉掣的花名签上所画之物，也是晴雯去世后要去司管的花木，这便是艳如荷花、形似牡丹、开在落寞深秋的木芙蓉。

水陆芙蓉

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博闻多识、杂学旁收，拥有丰富的植物知识和园林知识，写入小说中的植物有200多种。我国植物资源丰富，同名

者甚多，如“芙蓉”既有水生也有陆生：一种是莲科莲属的荷花 *Nelumbo nucifera* Gaertn.，为多年生水生草本，花期夏季；另一种是锦葵科木槿属的木芙蓉 *Hibiscus mutabilis* L.，落叶灌木，露地栽植，花期在秋季。小说中两种芙蓉皆有出现，在第七回写到薛宝钗的“冷香丸”配方时，作者清晰地分出“夏天的白荷花蕊十二两”，以及“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”。但为了辞藻华丽、音律协调，在读者根据植物特征和语境可以区分开来时，也会将名称作适当简化，如“芙蓉影”“芙蓉簪”“芙蓉谪”。

木芙蓉为锦葵科木槿属，属内的木槿、朱槿、扶桑吊灯、芙蓉葵等都是美丽的观赏植物。木芙蓉原产我国西南部，多分布在我国南方地区。自曹玺起，曹家三代执掌江宁织造府，至曹家获罪迁回北京，曹雪芹在金陵度过了优渥的

少年时光，自然会熟知南方的花木，从而更加丰富了《红楼梦》中的植物品类。

皎若芙蓉艳似菡萏

木芙蓉栽培历史悠久，从五代到北宋时期徐铉《题殷舍人宅木芙蓉》诗句“怜君庭下木芙蓉，袅袅纤枝淡淡红”中可见，晚至五代时期木芙蓉已开始作庭院栽培使用。根据清代汪灏《广群芳谱》引《成都记》的记载，后蜀皇帝孟昶下令在成都城头尽种芙蓉，“每至秋，四十里皆如锦绣，高下相照，因名曰‘锦城’”。可以想见那时就已有木芙蓉盛开灿烂如霞的美景。

木芙蓉以花色皎洁如荷花而得名，宋代宋祁的《益部方物略记》（1057年）记载：“添色拒霜花，生彭汉蜀州。花常多叶，始开白色，明日稍红，又明日则若桃花然。”宋代吴恽的《种艺必用》记载：“邛州有弄色木芙蓉，初日白，明日鹅黄，又明日浅红，又明日深红，比落微紫色。又谓之文官花。”这些描写都注意到木芙

蓉花色的变化，只是错误地以为这种变化是在三四日内发生的。宋代刘子寰诗句：“晓妆如玉暮如霞，浓淡分秋染此花。”明代王世懋《学圃余疏》（1587年）有记载：“三醉者，一日间凡三换色，亦奇。”点明了木芙蓉的变色发生在由初开到闭合的一天之内。清代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（1700年）中也有关于“添色芙蓉花”和“醉芙蓉”的记载。当代黄岳渊、黄德邻所著《花经》（1985年）中对木芙蓉品种的介绍：“木芙蓉之品种不多，花少重瓣而多单瓣，色以桃红者最常见。大红者大花重瓣，酷似牡丹，瓣中多蕊，颇为美丽。黄芙蓉，花黄色，不可多得，素称异品。另有醉芙蓉者，清晨开白花，向午转桃红，晚显深红，一日而迭变其色也。”除这些记载之外，还有花瓣一半为白色，一半为粉红色或紫色的“鸳鸯芙蓉”，以及花瓣上镶有彩边、斑点的品种等等。

总之，白、粉、红、变色、复色的花色再配合以单瓣或重瓣的花型，组合出木芙蓉丰富的品种，如‘大红’‘锦碧玉’‘单瓣红’‘牡丹



重瓣粉色木芙蓉

红’‘醉云’‘锦蕊’‘牡丹粉’‘重瓣白’‘单瓣白’‘醉芙蓉’‘重瓣白变红’‘单瓣白变红’‘玉蕊’‘醉红’和‘金秋颂’等等。

娇花照水

木芙蓉耐水湿，常栽植于池旁水畔。宋代苏轼有诗句：“湖上野芙蓉，含思愁脉脉。”又有：“溪边野芙蓉，花水相媚好。”宋代范成大诗云：“袅袅芙蓉风，池光弄花影。”木芙蓉临水而开，自有一番娇花照水的美感。明代文震亨在《长物志·花木》中这样论述：“芙蓉宜植池岸，临水为佳，若他处植之，绝无丰致。”清代陈洪子在《花镜》中有“种植位置法”一节，他提到种植的位置首先要根据花木的生态习性，其中有“芙蓉丽而开，宜寒江秋沼”。水边环境适宜木芙蓉的生长，更能营造出花光水影的景观效果，是非常成功的植物与环境搭配模式。《红楼梦》第七十八回写到“恰好这时八月时节，园中池上芙蓉正开”，可见在大观园的造景中，也是遵循了这一造景法则。



单瓣粉色木芙蓉

寒秋独自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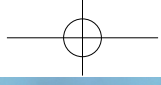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第七十八回写晴雯去世的时间，“恰好这时八月时节”，正是木芙蓉开放的时候。在历代文人的情感体验中，开在深秋的木芙蓉难免和哀怨愁叹相联系。徐铉有诗句：“似含情态愁秋雨，暗减馨香借菊丛。”宋代赵昂的《婆罗门引》词：“夕阳道中。叹秋色、与愁浓。寂寞三千粉黛，临鉴妆慵。”

也有很多文人并不认为木芙蓉就是愁怨的代表，而是像她另一个名字“拒霜花”，拥有不惧寒霜的品性。宋代王安石赞道：“落尽群花独自芳，红英浑欲拒严霜。”宋代吕本中有诗句：“小池南岸木芙蓉，雨后霜前着意红。犹胜无言旧桃李，一生开落任东风。”写尽木芙蓉任凭霜侵露凌的傲然。唐代高蟾有诗：“芙蓉生在秋江上，不向东风怨未开。”宋代范成大的诗句：“辛苦孤花破小寒，花心应似客心酸。更凭青女留连得，未作愁红怨绿看。”都表达了木芙蓉在寒秋中努力开放，不会像那些凋零败落的花草一般愁怨不已，也不会抱怨春风吹拂不到自己。明代谢迁的一首《芙蓉》诗：“傍水施朱意自真，幽栖非是避芳尘。已呼晚菊为兄弟，更为秋江作主人。”更是让人感受到木芙蓉面对寒秋的随性洒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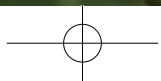
群芳花签

小说第六十三回前半部分题目为“寿怡红群芳开夜宴”，是说贾宝玉生日当晚，怡红院的众丫鬟凑份子备酒席，夜间要给贾宝玉私下庆祝寿辰，众人想玩占花名的游戏，嫌人少不热闹，于是请来了林黛玉、李纨、薛宝钗、贾探春、史湘云、香菱等人。轮到黛玉掣签时，默默地想道：“不知还有什么好的被我掣着方好。”林黛玉抽到的是一支芙蓉签，上面题“风露清愁”，后面的一句旧诗是“莫怨东风当自嗟”。众人笑说：“这个好极。除了他，别人不配作芙蓉。”黛玉也自笑了。

掣花签看似游戏，实则作者用花卉、题词、



单瓣粉色木芙蓉



诗句暗示了掣签人的性格和命运。众人说除了黛玉别人不配作芙蓉，足以说明木芙蓉是一种美丽又高洁的花卉。签上所题“风露清愁”，很容易让人想象到一位娇弱女子含愁垂泪的凄美，再联想到林黛玉的体态神韵，“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，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。”“闲静时如娇花照水，行动处似弱柳扶风。”签上诗句取自宋代欧阳修的《明妃曲和王介甫作》：“红颜胜人多薄命，莫怨春风当自嗟。”用王昭君的命运和林黛玉相比，暗喻林黛玉红颜薄命，最终泪尽而逝。清代赵执信《题画芙蓉》诗更能将签上诗句和木芙蓉联系起来：“江边谁种木芙蓉，寂寞芳姿照水红。莫怪秋来更多怨，年年不得见春风。”历代文人的木芙蓉诗词，总是充满了“愁”“怨”“断肠”“悲”“叹”等字眼。林黛玉身处富贵已极的世家大族，又有外祖母的疼爱，但她通晓世故，清醒敏锐地感受到寄人篱下的悲凉，发出“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风刀霜剑严相逼”的哀叹，而品性高洁的她不屑于左右逢源为自己谋取利益，最终只能在孤寂中悄然离去。所以木芙蓉无疑是林黛玉纤弱婀娜的神韵、红颜薄命的宿命以及高傲纯洁、敏感多愁的个性写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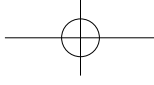
木芙蓉花型端庄雍容，古人常将木芙蓉和牡丹联系在一起。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（1578年）有记载：“花类牡丹、芍药，有红者、白者、黄者、千叶者。”唐代白居易有这样的诗句：“花房腻似红莲朵，艳色鲜如紫牡丹。”宋代李春伯《木芙蓉》诗云：“甚疑牡丹业，但病皮骨老。不宜入水看，只可隔水眺。”而历代文人对耐得苦寒的花木青眼有加，木芙蓉花品无形中便也高于牡丹。宋代方岳的《芙蓉花》中有这样的两句：“莫惊坠露添新紫，更待微霜晕浅红。却笑牡丹犹浅俗，但将浓艳醉春风。”宋代方蒙仲一首《手种芙蓉入秋盛开》写道：“天然富贵又风流，簇簇湘妃起聚头。唤做牡丹何不可，高他一着见深秋。”在小说中，薛宝钗是在才情和容貌上与林黛玉双峰并立的女子，而在个性上，林黛玉“孤高自许，目下无尘”，薛宝钗“行为豁达、随时从分”，更得下人之心，林黛玉心中便有

些许悒郁不忿之意。虽然经过“金兰契互剖金兰语”一节，林黛玉解除了对薛宝钗的戒备，但是由于“金玉良缘”一说的存在难免心中仍有芥蒂。黛玉心中所想的“还有什么好的”，自然是要比薛宝钗抽到的牡丹签还要好的。林黛玉是曹雪芹倾注心血所塑造的绝美艺术形象，选择木芙蓉与之相配，明艳高洁不输牡丹，不惧寒霜更在牡丹之上，并特意安排签上小注写道“自饮一杯，牡丹陪饮一杯”，从而让林黛玉获得精神上的满足。

芙蓉女儿

小说第七十八回，晴雯去世后，贾宝玉问小丫头晴雯离世前有何遗言，一个伶俐的小丫头见池上芙蓉正开，随口说晴雯死后要去司管木芙蓉。听了小丫头编的说辞，贾宝玉“不但不为怪，亦且去悲生喜，仍指芙蓉笑道：‘此花也须得这样一个人去司掌。我料定他那样的人必有一番事业做的。虽然超出苦海，从此不能相见，也免不得伤感思念。’”当夜怀着悲痛、愧疚的心情为晴雯作了一篇《芙蓉女儿诔》，备了四样晴雯所喜之物，月夜下，命那小丫头捧至芙蓉花前，祭奠晴雯。这篇诔文“或杂参单句，或偶成短联，或用实典，或设譬寓”，形式自由奔放，内容多用典故，辞藻华丽而没有堆砌之感，是一篇充满诚敬的“洒泪泣血”之作。在诔文中，贾宝玉敬称晴雯是“白帝宫中抚司秋艳芙蓉女儿”，赞美晴雯的高洁耿介，为她遭遇的不平而悲愤，说她“生侪兰蕙，死辖芙蓉”，展开强大的想象描绘了晴雯在美丽缥缈的神仙境界里享受到了自由、尊崇，以弥补她生前所遭遇的不公和凄凉。

《红楼梦》中素有“晴为黛影”之说，晴雯在容貌上眉眼似林黛玉，在思想上她身为下贱却要求人格尊严，有着敢于反抗的精神，这和林黛玉在思想上有着对封建礼教的叛逆是相似的，而二人的结局也都是在如花的年纪早逝。这篇诔文，“知虽诔晴雯，实乃诔黛玉也”。小说中贾宝玉读毕诔文，黛玉从芙蓉花丛中走出来，并与宝玉一起商讨修改诔文中的词句，当宝玉改



道“茜纱窗下，我本无缘，黄土垄中，卿何薄命”时，黛玉听了，忡然变色，心中虽有无限的狐疑乱拟，外面却不肯露出。广义上来说，这篇诔文不只是悼祭了晴雯或黛玉，更是对小说中所有冰雪般纯洁、花月般美丽、金玉般尊贵的女儿们的悼祭。

芙蓉之色

木芙蓉的花朵可以提取红色染料，将绚丽的花色迁延到柔滑的丝织品上。在小说第七十八回，贾宝玉所作《姽婳词》里有“丁香结子芙蓉绦”，《芙蓉女儿诔》里有“蓉帐香残”，分别指用芙蓉花汁染成的红色的丝绦和床帐。清代汪灏《广群芳谱》引《成都记》有记载：“以花染缯为帐，名芙蓉帐。”具体做法是：将木芙蓉整朵摘下，然后放在石钵中反复杵槌，淘去黄汁后，即成鲜艳的红色染料。中国古代用来染色的植物来源丰富，如红蓝花、苏木、茜草、栀子等，唯独木芙蓉之色充满浪漫与柔情。唐代白居易在《长恨歌》中写道：“云鬓花颜金步摇，芙蓉帐暖度春宵。”芙蓉帐华丽香艳，无疑是温柔乡的一种象征。

芙蓉轶话

成都与木芙蓉颇有渊源，孟昶当年之所以下令在城头遍种木芙蓉，有一说是因为成都的城墙是土城，在雨水繁多的成都，土城易于崩塌，而木芙蓉根系发达有很好的固土作用，对城墙起着重要的防护作用。另一说则充满浪漫，五代后蜀皇帝孟昶的妃子“花蕊夫人”，喜爱木芙蓉如云霞般的色彩，曾写诗：“君王若问奴心事，直欲芙蓉遍锦城。”于是广政十二年（949年）十月，孟昶携花蕊夫人一同登上城楼，欣赏红艳数十里、灿若朝霞的盛景，自此成都也就有了“芙蓉城”的美称。

在《红楼梦》第二回，曹雪芹借贾雨村之口，论述了天地生人，除大仁大恶两种外还有一类正邪两赋的人，并列历代名士，其中提到的

石曼卿、薛涛也与木芙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石曼卿为北宋官员、文学家、书法家，为人豪放旷达，幽默诙谐，而且不拘礼法，不慕名利。传说曼卿卒后，其故人有见之者，曰：“我今为鬼仙，所主芙蓉城。欲呼故人往游，不得。”忽然骑一素骡去如飞，所以也有人将石曼卿尊为木芙蓉花神。薛涛是唐代蜀中女诗人，“芙蓉新落蜀山秋，锦字开缄到是愁”就出自这位成都才女笔下。薛涛所居住浣花溪畔，是当时四川造纸业的中心之一，木芙蓉茎皮纤维柔韧洁白，是造纸的优良原料。薛涛指导工人用浣花溪的水、木芙蓉的茎皮、芙蓉花朵的花汁，制成了色彩绚丽的薛涛笺，是芙蓉城的又一段芙蓉佳话。

水陆草木之花，可爱者甚蕃。《红楼梦》中浸润着丰富的植物文化，一草一木皆有来处。木芙蓉是小说中众多芳菲的一种，“此花清姿雅质，独殿众芳，秋江寂寞，不怨东风，可称俟命之君子矣”。透过《红楼梦》中的木芙蓉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唯美的文学意象，领会到深刻的思想内涵，欣赏到隽永的传统文化之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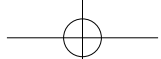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简介

康晓静，北京市植物园（国家植物园北园）管理处高级工程师，主要从事水生植物引种栽培及相关研究工作。

（责编 桑新华）



重瓣粉色木芙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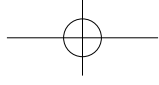
争奇斗艳的 木槿属

供图 康晓静 陈红岩 沈海滨



吊灯扶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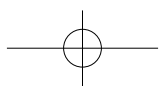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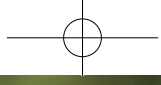


朱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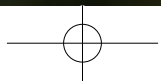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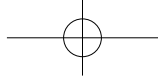
芙蓉葵





吊灯扶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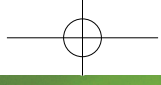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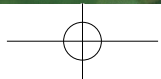
木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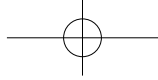


木槿



红心木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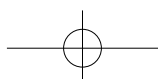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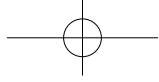


朱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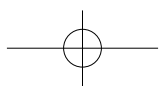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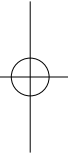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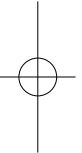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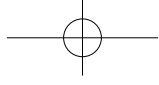
木槿





木槿





朱槿

